

編號：100

餘韻¹

孔尚任

【秣陵秋】²陳隋烟月恨茫茫，井帶胭脂土帶香³。駘蕩⁴柳綿沾客鬢，叮嚀鶯舌惱人腸⁵。中興朝市繁華續，遺孽兒孫氣焰張。⁶只勸樓臺追後主⁷，不愁弓矢下殘唐。蛾眉越女纔承選，燕子吳歛⁸早擅場。力士僉名搜笛步⁹，龜年協律奉椒房¹⁰。西崑詞賦新溫李，烏巷冠裳舊謝王¹¹。院院宮妝金翠鏡，朝朝楚夢雨雲牀。五侯閭外空狼燧，二水洲邊自雀舫¹²。指馬誰攻秦相詐，入林都畏阮生狂¹³。春燈已錯從頭認，社黨重鉤無縫藏。¹⁴借手殺讐長樂老，脅肩媚貴半閒堂¹⁵。龍鍾閣部啼梅嶺¹⁶，跋扈將軍譟武昌¹⁷。九曲河流晴喚渡，千尋江岸夜移防。瓊花劫到雕欄損¹⁸，玉樹歌¹⁹終畫殿涼。滄海迷家龍寂寞，風塵失伴鳳徬徨。青衣啣壁何年返²⁰，碧血濺沙此地亡。南內湯池仍蔓草²¹，東陵輦路又斜陽²²。全開鎖鑰淮揚泗²³，難整乾坤左史黃²⁴。建帝飄零烈帝慘²⁵，英宗困頓武宗荒²⁶。那知還有福王一²⁷，臨去秋波淚數行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孔尚任（公元 1648 – 1718），字季重，又字聘之，號東塘、岸堂，自稱雲亭山人，山東曲阜人，孔子六十四代孫，清代著名詩人、戲曲作家，與洪昇並稱南洪北孔。自幼即留意禮、樂、兵、農、樂、律等學問，三十七歲前在家養親、讀書。康熙二十二年（公元 1683）康熙帝到曲阜祭孔，被召為御前講經人員，後破格升為國子監博士；兩年後，進京；奉命到淮陽協助治水，四年間成詩六百三十餘首，編為《湖海集》，期間足跡踏遍南明故地，憑弔梅花嶺、秦淮河、燕子磯、明故宮、明孝陵，結識許多明朝遺老。回京後，續任國子監博士、戶部主事等官，康熙三十八年（公元 1699），經三易其稿，完成《桃花扇》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次年三月，被免職，後回家隱居，以至於卒，享年七十一歲。傳世有詩文集《湖海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長留集》，與顧采合著傳奇《小忽雷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此篇曲詞選自孔尚任戲劇《桃花扇》續四十齣（最後一齣）《餘韻》，【秣陵秋】是當中第二支曲。《桃花扇》是通過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戀離合故事，以反映南明一代興亡的歷史劇。據孔尚任《桃花扇本末》所記，戲劇初演出時，許多故老遺臣「掩袂獨坐」、「燈爇酒闌，唏噓而散」。在《餘韻》這齣戲，作者通過藝人蘇崑生、柳敬亭和老禮贊等懷念故國的感慨悲歌，揭示南明亡國的原因，抒發對故國（明朝）的哀思，而【秣陵秋】則是劇中柳敬亭自云新編一首彈詞，訴說南明的興亡往事。

三、注釋

1. 餘韻：孔尚任著戲劇《桃花扇》最後一齣（續四十齣）名稱。
2. 秣陵秋：劇中柳敬亭自云新編彈詞，就叫【秣陵秋】。秣陵：今南京。
3. 陳隋：陳朝及隋朝。井帶胭脂：即胭脂井故事，胭脂井也叫辱井，在陳朝景陽宮內。隋滅陳時，陳後主和張、孔二妃，一齊躲進井中而被繫。
4. 駘蕩：形容春色舒放；駘：^粵[怠]，[toi5]；亦讀作[代]，[doi6]；^漢[dài]。
5. 叮嚀：即叮嚀，此處轉用於鶯鳥歌聲。惱人腸：令人懊惱以至入於腹腸。
6. 中興朝市，指南明王朝。遺孽：指魏忠賢舊黨如阮大鍼。
7. 樓台追後主：大建樓台追學陳後主那樣。
8. 燕子：指奸臣阮大鍼著戲劇《燕子箋》傳奇。歛：歌曲；^粵[jyu4]；^漢[yú]。吳歛，指崑曲，《燕子箋》用崑曲唱。
9. 力士：侍奉唐玄宗的太監高力士。僉名：同「簽名」，按名單。笛步：南京地名，教坊所在。
10. 龜年：唐玄宗著名宮廷樂師，善歌，泛指教唱的內廷教習。椒房：後宮。
11. 西崑：宋初流行西崑體詩歌，詩歌風格模仿唐代溫庭筠、李商隱形式，內容較貧乏。烏巷：建康烏衣巷，六朝東晉偏安時王、謝姓大族所居。
12. 五侯：影射五位武將。閩外：城郭的外武將轄地。閩：^粵[緬]，[kwan2]；^漢[kǔn]。狼燧：焚狼糞生煙通戰訊。二水洲：建康白鷺洲雀航。自雀舫：一種遊船。
13. 指馬：指鹿為馬故事。秦相：秦二世時相國趙高。入林：隱避。阮生：以阮籍狂傲影射阮大鍼。
14. 春燈：阮大鍼戲劇《春燈謎》、《十認錯》。社黨：晚明東林黨與後起復社。重鉤：兩黨株連受禍，被阮大鍼迫害。
15. 長樂老：五代時宰相馮道。半閒堂：南宋奸相賈似道在西湖葛嶺宅院。
16. 龍鍾：此處形容悲泣。閣部：史可法。梅嶺：梅花嶺，史可法召集將士誓師之地。
17. 跋扈：形容態度強橫。將軍：指左良玉。諫武昌：左良玉曾傳檄自武昌東下，討伐權奸馬士英。

18. 瓊花：揚州有瓊花觀。劫到：清兵屠城，「揚州十日」之劫。
19. 玉樹歌：陳後主有《玉樹後庭花曲》。
20. 青衣：晉懷帝被匈奴劉聰擄去，使着青衣斟酒。啣璧：古代國君被打敗投降，反綁雙手口啣玉璧，攜羊見敵。此句指弘光帝。
21. 南內：南宮，南京明故宮。湯池：宮內溫泉。
22. 輦路：天子車駕所經路。東陵：南京城東明孝陵。
23. 淮揚泗：淮陰、揚州、泗陽。
24. 左史黃：左良玉、史可法、黃得功。
25. 建帝：建文帝。烈帝：崇禎皇帝。
26. 英宗：明英宗，正統十四年（公元 1449）帶兵親征瓦剌，兵敗被俘。武宗荒：明武宗窺用劉瑾，浮亂無度。
27. 福王一：應驗福王在位只一年的靈異預告，應喜臣《青燐屑》：「思宗御極之元年，五鳳樓前獲一黃袱，內襲小畫一卷，題云『天啟七，崇禎十七，還有福王一。』」

四、賞析重點

此篇是《桃花扇》最後一齣戲中的第二支曲，劇中人物說書人柳敬亭與蘇崑生、老禮贊劫後重逢，訴說往事，柳敬亭（丑生）自道：「我有一首彈詞，叫做【秣陵秋】，唱來下酒罷。」在說唱之先，還有幾句：「六代興亡，幾點清彈千古慨；半生湖海，一聲高唱萬山驚。」初步揭示【秣陵秋】感嘆興亡的主題。雖說是彈詞，其結構句式亦如七言排律，舞台演出之外，作案頭賞讀或諷誦，極具聲情之美。孔尚任借劇中人物之口，以凝鍊的詩歌文體總結和感嘆南明滅亡的哀史。曲詞凡引述古代史事，幾乎全是影射南明史事，全篇中按詞意可分九段作賞析如下：

第一段「陳隋烟月恨茫茫，井帶胭脂土帶香。駘蕩柳綿沾客鬢，叮嚀鶯舌惱人腸」四句，先略引金陵往昔史事，隋朝兵馬破金陵城（今南京），陳後主和二妃躲進景陽宮井中被執，此井後被稱胭脂井、辱井，今看恨月茫茫，煙月之下，井仍帶着當日妃子的胭脂，泥土仍帶着香味。春天輕盈柳絮沾上人的鬢邊，加上春鶯歌聲叮嚀不已，令人心煩懊惱。四句相當凝鍊地用景物、借史事，勾勒出南明時南京的氣息。

第二段「中興朝市繁華續，遺孽兒孫氣焰張。只勸樓臺追後主，不愁弓矢下殘唐」四句，南明號稱明代中興時期，弘光帝當朝，朝廷和市集在延續着繁華，而明朝權奸魏忠賢的舊黨馬士英、阮大鍼，二人正反覆無常，已又在南明朝中當權，氣焰高漲，只誘導弘光帝去追步陳後主，大建樓台，醉生夢死，沒有顧慮到清兵會南下威脅，如宋兵下江南收南唐那樣。四句點出禍因阮氏等人，仍以史事作喻，「樓台」與「弓矢」對舉，形象地寫出貪圖逸樂與應付危機之矛盾，令人握腕。

第三段「蛾眉越女纔承選，燕子吳歛早擅場。力士僉名搜笛步，龜年協律奉椒房」四句，更細節寫出弘光朝君臣之不振，宮廷忙於選妃，如唐玄宗時高力士般的太監，正按名單去教坊徵選歌妓；如李龜年般的教習，正在教唱，要搬演奸臣阮大鍼的戲劇《燕子箋》。四句寫在君主昏庸的小朝廷下，小人得勢，用兩個唐代人物，隱喻那正如唐玄宗耽於逸樂，縱容奸猾，終惹大亂。

第四段「西崑詞賦新溫李，烏巷冠裳舊謝王。院院宮妝金翠鏡，朝朝楚夢雨雲牀」四句，以宋初流行體格卑弱的西崑體詩歌，比喻《燕子箋》等劇作只是低下之作，但卻在流行搬演；南明朝廷之偏安南京，不思進取，就如東晉偏安時，王、謝大族聚居在南京烏衣巷，終歸衰落，且看後宮美人為迎合君主而盛飾，後者也只顧朝夕淫樂，語調沉痛。

第五段「五侯閩外空狼燧，二水洲邊自雀舫。指馬誰攻秦相詐，入林都畏阮生狂」四句，寫南明君臣不顧邊防守將狼煙告急，仍耽於乘雀航遊船戲樂，朝廷大臣也不敢揭露馬士英「指鹿為馬」式的謊言狡計，都怕阮大鍼的猖狂，紛紛歸隱。四句中前二句強烈對比，後二句巧妙運用典故，以竹林七賢阮籍影射阮大鍼尤妙。

第六段「春燈已錯從頭認，社黨重鉤無縫藏。借手殺讐長樂老，脅肩媚貴半閒堂」四句，再寫阮大鍼之奸惡，早年依附魏忠賢，魏忠賢身敗後，阮寫戲劇《春燈誤》、《十認錯》，《十認錯》尤表悔意，但後又依附馬士英，到處拘捕東林黨、復社名節之士；阮既如五代長樂老馮道不知羞恥，又借他人手殺私有仇者，對如南宋奸臣賈似道的馬士英，則全心諂媚。四句巧妙串合戲劇名、史事、典故對阮極盡刻劃，末句寫小人之行諂媚，「脅肩媚貴」，脅下肩頭狀其人之卑躬奴顏，甚有力。

第七段「龍鍾閣部啼梅嶺，跋扈將軍譟武昌。九曲河流晴喚渡，千尋江岸夜移防」四句，先寫兩位武將，史可法在清兵渡淮守揚州時，官兵思變之際，在梅花嶺流淚召集將士，曉以大義，故云「啼梅嶺」；而左良玉則後來自武昌起兵，傳檄東下討伐權奸馬士英，軍而九江病死；馬士英、阮大鍼為堵截左良玉大軍，將駐守黃河三鎮大軍移防江岸，結果河防空虛，清兵得渡天險黃河。「龍鍾」二句以最簡練之筆，寫下當時兩位武將身影，寫到「千尋」句，敘國事已至崩壞臨界，大勢已去。「九曲」二句倒裝句法，句子拗折有力。

第八段「瓊花劫到雕欄損，玉樹歌終畫殿涼。滄海迷家龍寂寞，風塵失伴鳳徬徨。青衣啣壁何年返，碧血濺沙此地亡」六句，清兵攻破史可法所守揚州屠城，事已不能直言，揚州有觀，以之借代揚州，又以一瓊花觀雕欄損毀，喻代全城之遭燒焚破壞；最後，南京南明朝廷覆滅，弘光帝結局如耽於逸樂的陳後主，《玉樹後庭花》歌聲消歇，美麗的宮殿變得一片荒涼。弘光帝出奔蕪湖，如龍迷路於滄海，如鳳凰迷路於風塵，最後被擄獲，受到「青衣啣壁」的屈辱，碧血濺沙，自刎而亡。六句寫揚州城陷，南京城破，君王下場淒慘，婉轉而形象，對仗工整，句式多變。

第九段「南內湯池仍蔓草，東陵輦路又斜陽。全開鎖鑰淮揚泗，難整乾坤左史黃。建帝飄零烈帝慘，英宗困頓武宗荒。那知還有福王一，臨去秋波淚數行」，寫南明亡後形勢及回顧明朝哀史。南京故宮溫泉蔓草盈生、孝陵（明開國君主朱元璋陵墓）一片荒敗蕭條，淮陰、揚州、泗陽江北諸地相繼失守，左良玉、史可法、黃得功三戰將無力挽回頹局，數明朝君主下場之慘，建文帝當年逃出南京，最後飄零流亡；烈帝（崇禎帝）自縊於燕京煤山；英宗親征瓦剌兵敗被俘；武宗則荒淫無比，誰料明朝最後還有一個福王（即弘光帝），復於南京流淚倉皇出走。八句以明朝痛史收篇，最後「那知還有福王一，臨去秋波淚數行」兩句，最發人深省，人以為明朝諸位皇帝的不堪往事都成往事，豈料還有這位福王弘光帝的慘遇。

七言長篇易流於平鋪直敘，如流水帳似，則平行呆滯不堪讀，要緊的是於章法上下功夫，此篇第一段起處先言南京往昔恨史，設下衰亡基調，中敘事有序，或言權奸惡行，或言君臣昏庸，俱照應主題，前後事有伏應，收結以君王秋波淚數行，紆徐搖曳。此篇之尤可貴，是七言排律中各聯對仗工切，述事生動，有格律詩之音律鏗鏘，而不受格律拘束，通篇一韻到底，押韻穩健，一氣渾成，大底一至五段仍多史事影射，語調帶譏刺；六至八段則貼近史實，節奏加快，語調頗快切哀痛；第九段則沉痛幽咽，無限悲涼。